

古論玄箸敘

夫制作家之有論也所以妙逞
淵識析衷萬有言原非虛敷而
典論云書論宜理非謂諸體之
可俱歸說鈴正以持論當契古
今人心所欲出譬之寸表測天



無舛稍乖便戾玄渺則秘攄心
印直洞理窟沒廣汲深窮工盡
變固千古持論不朽之大凡也
而自標隙見爲赤幟者胥失之
矣迺自制舉義論興日拾唾餘
不必與題相肖隨意而設卽外

若春華而中實敗絮論名在而
論體亡矣心嘗厭之偶於理案
牘之暇時取昔受書木天日所
輯錄古論披閱之凡天地間一
切治亂興亡名物理數無不并
歸抽發或由端以竟委或舍故

而標新或激玄津而謁耳目或
就常詮而翻神化言雖人人殊
莫不精辨博奧朗若照妖之鏡
工若九曲之珠契於匹夫匹婦
自然之全經真持論者之玄箸
矣乃知物理虛懸流通今古持

論者能尋中局千載陳躅煥然
旦暮真若雲霞無定光景倏變
特係作者解與不解耳不解則
依經學步盡是陳人面孔一解
則妙達玄關不必索玄珠於赤
水而欬吐自是玄珠綜今錯古

何所不隨意匠言泉乎且悟玄
箸之旨不徒爲立言地也心鏡
一朗應世自員批窾遊刃真議
論便歸真經濟卽三不朽俱從
此攝矣因屬棗梨以訂韻人若
讀者不索玄神徒取藻語緣飾

自以爲於玄箸之闕能度火傳
薪吾猶以爲猶制舉論餽飭之
濫觴也尚從頽波自駕寶筏乃
爲作超超玄箸想

萬曆戊午歲閏孟夏望日巡按
陝西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

士汝南傅振商書



古論玄箸目錄

卷一

天論

荀卿

箴天論

盧綽

隋志渾天論

長孫無忌

司天考論

歐陽修

宋史五行志論

脫脫

晉書地理論

唐太宗

易總論

王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易論

蘇洵

一陰一陽之謂道論

蘇軾

易逆數論

蘇軾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變化論

秦觀

卷二

書論

蘇軾

秦指論

歐陽修

洪範論

廖偁

詩序乖亂論

章俊卿

春秋論

蘇洵

取郃大鼎於宋論

蘇軾

春秋日月褒貶之例論

呂大圭

禮論

荀卿

禮論

蘇洵

禮論

蘇軾

禮以養人爲本論

蘇軾

法象論

徐幹

樂論

馬端臨

卷三

正統論

蘇軾

帝王所尚論

蘇轍

伊尹放太甲論

陳越石

伊尹論

蘇軾

周公論

蘇轍

三監論

金履祥

魯用天子禮樂論

高郢

管仲論

蘇洵

吳季札論

獨孤皮

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戰國養士論

蘇軾

六國論

蘇洵

韓非論

蘇軾

秦始皇本紀贊論

司馬遷

秦始皇扶蘇論

蘇軾

卷四

秦楚之際月表論

司馬遷

項籍論

蘇洵

王命論

班彪

高祖論

蘇洵

張辟強論

李德裕

鼂錯論

蘇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宦者傳論

范曄

兩漢辯亡論

權德輿

王克王符仲長統論

范曄

魏武帝論

朱敬則

司馬懿論

唐太宗

晉紀總論

干寶

晉論

蘇轍

卷五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宋略總論

裴子野

恩倖傳論

沈約

宋書索虜傳論 元魏

沈約

梁總論

魏徵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隋高祖論

朱敬則

隋煬帝論

朱敬則

隋書循吏論

魏徵

唐論

蘇轍

書許中丞傳後論

韓愈

戰論

杜牧之

李訓論

劉昫

前蜀王建世家論

歐陽修

桑維翰論

陳亮

卷六

君道論

亢倉楚

為君難論

歐陽修

大臣論

蘇軾

權臣重臣論

蘇轍

材論

王安石

功名論

司馬光

近名論

范仲淹

諫論

蘇洵

政論

崔寔

崇厚論

朱穆

崇讓論

劉寔

公謙論

王坦之

貴忠論

王符

辨奸論

蘇洵

卷七

理亂論

仲長統

汜論

劉安

朋黨論

歐陽修

續朋黨論

蘇軾

制度論

荀悅

封建論

柳宗元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職官論

馬端臨

學校論

馬端臨

儒林論

司馬遷

兵論

馬端臨

兵術論

劉勰

游俠傳論

司馬遷

貨殖傳論

司馬遷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匈奴論

班固

卷八

原道論

韓愈

天爵論

柳宗元

四維論

柳宗元

兄弟論

常思志

君子論

李德裕

原毀論

韓愈

廣絕交論

劉峻

原古論

賈同

史論

蘇洵

載文論

劉知幾

稗志論

劉知幾

文論

顧況

典論論文

魏文帝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藝紀論

徐幹

去佛齋論

李翱

齊物論

莊周

養生論

稽康

醉者墜車論

李元卓

象罔得玄珠論

李元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詩文卷



目錄

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論玄箸卷之一

天論

汝南傳振商君雨父輯

荀卿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祗恠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畧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

渴寒暑未薄而疾。祆恠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溥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

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旣立。天功旣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

則天地官而萬物後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

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

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已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已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已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恠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恠星之當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

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恠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祗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稼歲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祗。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夫是之謂人祗。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祗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通。其菑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祗。可恠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恠。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燁潤不博珠玉不賂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

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儲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

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荀子作論之始。特著於此。而與行深闊。切情近裡。亦復不減子輿。故曰荀孟。

箴天論

盧綽

有真玄先生者。深粹虛寂。冲凝簡素。故其動也則局四海而隘九垓。其靜也則棲一枝而曼環堵。履其守樸。與物無競。質居巖穴之間。神王煙塵之表。以晉月元日。乃蔭雲蓋。濯飛流。涉西岑。面東陸。操白簡。染朱翰。俯而屏息。仰而起曰。天蕩蕩乎。蒼蒼乎。固無得而稱也。余有疑焉。請杜其惑。夫虧盈益謙。天之道也。禍淫福善。天之察也。春榮秋落。天之時也。晝明夜晦。天之運也。擊電鼓雷。天之怒也。蒸雲施雨。天之澤也。因

斯以言則庶類萬物非天無以成受形育氣非天無以立大哉博哉乾之化也故書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踴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禎祥之來不誣也至于報施何乃爽歟惡均而異罰善同而殊效唐虞順讓祚不及子湯武逆成福垂累世應物無親者其若是哉諂諛饕餮非貴則富廉潔貞素不賤必貧譎詐反道者曜蟬鳴佩直言順常者傳乃伏鎖悲夫何蓬華草萊之人遇時而爲卿相膏腴縉紳之士失勢而作輿室豈窮達

之有數乎何否泰之無定也至于積德致敗變險成功立信受尤行仁招咎者豈勝數哉或一食莫給或萬錢頓廢或綺紈斯弊或短褐不完或黃髮不終或襁褓先弊其于平施不亦謬乎夫德合天地道濟生民而有削伐之累貞貫古今廉稱百代而有餒絕之憂其于與善不亦過乎然負異才蘊奇調洞識幽顯智周動植而不免絕樞筦臈糲食布衣何所累若此之甚也夫鷲隼以擊擊爲恒理不可食之以粒豺虎以搏噬爲常性不可嚼之以草非其故爾苗信性分

然則既授之以距角而責之以觸麀。既任之以爪牙而罰之以獲殺者。不亦近于諂乎。苟正其味則一改兩全矣。化惡不知變形。教善不若易嗜也。鷄毒害吻而裂腹。虺螫觸手而解腕。然則欲其弗害者。曷若勿生乎。如力不能易。則不可稱聖。能而不改。則不得謂仁。匪聖匪仁。將何以爲萬物將生也。扛鼎投石者。不得云不舉鴻毛。竭河飲澤者。不得云不盡杓水。是知大既任。小何以辭乎。必爲治其若是。將恐亂之未息。于是少選之間。肅然若有自天而降者。檐霞承控風。

轡。飛鳳駕拖蜺旌。如影如響。若虛若滅。乃謂余曰。帝有命焉。子其清耳。曰。一氣既分。萬象云備。隨感斯化。生而無記。故大者自大。不可移之于小。短者自短。不可易之以長。多者不覺有餘。少者不知所足。滅之斯傷。各守其貞。任之自是。豈較工拙于其間哉。是以百足一蹠。其行一也。六眸一目。其視一也。火鼠夏遊而不知其熱。水草冬茂而莫辨厥寒。各安所安。不可易位。必非其位。則西施與嫫母。同姿苟當所甘。則資實將腐。鼠齊味。各稟其性。余何須焉。若美則留之。醜則

去之。其于簡也不亦勞乎。若善則與之。惡則奪之。其于慮也不亦繁乎。故任之則理息。放之則無累。余以無告。故能成萬物。余以無心。故能安羣。有是知善惡共域。吉凶同貫。唯爾所召。誰其制之。今子謂余以不治。何乃爽也。故不治而謂之至治。夫生不余謝。成則余尤。榮不余善。辱則余讐。多不余獲。少則余求。不與余共樂。而責余同憂乎。乃愍而訓之曰。若物皆然。則爲惡招禍。修善致福。徒虛言耳。又復余曰。何言之容易也。論者多云。命有定數。運有常期。非補養所能延。

非備習所能益。此皆非通識。不可與言道也。是以不昵不義。因此而行。無賴無取。自斯而作。以之爲家。則家敗。以之爲國。而國亡。故桀紂恣之于前。而莽卓踵之于後。所以覆宗絕嗣。事至而不寤者。良此之由也。悲夫。請以近小喻之。遠大夫。廣厦崇基。人之居也。褻水博帶。士之服也。故拱差柱。跌則廢。而正之。所以無壞傾之慮。領決襟污。則綴而浣之。所以無穿垢之憂。故能恒保其貞。固常守其完。潔也。若傾而不視。穢而不澤。則坐見頽陷。立視緇變矣。故修福禳灾。爲惡敗。

德若聲之召響影之隨形各有主司自然冥會惡積者報速善小者應遲猶夫秋生則夏殞春敷則冬落根深則難拔器滿則易盈故不可以遠近證有無不可以賒促定虛實疑耳信目中庸尚所不免以短度長下愚固其致蔽是知朝菌不可言椿鶴蜉蝣不足語春秋况以七尺之形百年之命欲辨生于沙界語死于塵劫其可得乎然言者皆以應期報與自然異此蓋思之未精至也夫所告者莫非由已所感者皆是自知萬物各有本性故因而用之耳猶莠苗蔣果

初雖耕灌在功至于結實成味則非人力所爲也又靈芝駐年神丹養性竟能禦風撫羽凌煙蹈霞此乃功用自然者也萬象運爲莫非此類終日施用不悟其理動成鋒楯不亦昧乎至于自然之性余亦不知其所以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于是言終形滅莫知所之余乃惕然恍然忘視聽若遺形體者久之乃神鬼憂盡累息蕩然與萬物因心不知榮辱之有異也

駢麗○屈子天問柳子答天詞取聲牙讀每橋舌

此篇會心愜目語近旨高足爲談天之最

隋志渾天論

長孫無忌

舊說渾天者以日月星辰不問春夏秋冬夏晝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無遠近。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鬪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爲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裁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遠者曰日初出時。滄滄涼涼。及其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遠者涼乎。桓譚親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陽以

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兩傍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踈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傍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復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天

地同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日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晉著作郎陽平束皙字廣微以爲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也故仰遊雲以

觀日月。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安岌云。余以爲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刺楛言天體存於日。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景。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物出在旁。則其間踈。在上則其間數。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卽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

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亦宜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光。衰失常。則爲異矣。梁奉朝請祖暅曰。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觀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採衆說。附渾儀云。

會萃古今深言極論能近取譬如指諸掌

司天考論

歐陽脩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

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二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

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只傍人情深合天解

宋史五行志論

脫脫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爲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動。五性動而萬事出。萬事出而休咎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之。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人之身。動作威儀。猶見休咎。人君以天地萬物爲體。禎祥妖孽之致。豈無所本乎。故由漢以來。作史者皆

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自宋儒周惇頤太極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五事之學，雖非所取，然班固范曄志五行已推本之。及歐陽修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惟述災眚而休祥闕焉。亦豈無所見歟？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治世爲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傳會而爲欺，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

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見。皆屢書而無應，於是六主百五十年，競競自保，足以圖存。易震之彖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修省者乎？昔禹致羣臣於會稽，黃龍負舟而執王帛者，萬國孔甲好鬼神，二龍降自天，而諸侯相繼畔夏。桑穀共生於朝，雉升鼎耳而雊，而大戊武丁復修成湯之政，穆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業衰焉。徐偃得朱弓矢，宋濬有雀生鷗，二國以霸，亦以之亡。大槩徵之，休咎猶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

古詩玄卷 卷一
勝之則凶。可爲吉。無德以當之。則吉乃爲凶。故德足勝妖。則妖不足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爲妖。妖不自作。人實興之哉。

此楊鐵崖之詞也。其正當闕雅簡切。詳盡可爲古今言洪範者折衷矣。

晉書地理論

唐太宗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爲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鑛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畫野無文。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峯。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文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爲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

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於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辯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忒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

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管西帶。皆隔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又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郡。光武校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爲刺史員十。

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所省者七。而文帝置七。明及少帝增二。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皇帝初置郡五。少帝景帝各四。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省司隸置司州。

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士。若乃敦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楛矢。夷裘風駕。南翬表。東風入律。光乎上德。無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坡裁其弘敞。嶠自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汜成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鎬京。五大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於成。鉅而爲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於

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如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卽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崙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龍駐軫，睨崦山而錫勒，覽曾城以爲翫。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途制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素梓，罄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帝不虞，中州盡棄。永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詳悉藻麗

易總論

王弼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兌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寫載之形也。形以寫載為象，名以觀象為義，故象者意之跡，而名者象之為也。夫卦以應時，治亂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潛龍以遁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麗乎理，事無不

由乎道。道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明夷好昧。豫損在進。謙益在退。爲之有才。用之有時。得失有地。進退有司。不誣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靜得所恆。雖雜不奢。故卦有幽明。治亂之象也。爻有內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靜躁之象也。感不以義。雖通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筭。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故

言易知行易從也

潔淨精微可追十翼輔嗣真有解者

易論

蘇洵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畊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

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宥。棄。逸。而。卽。勞。
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尊。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
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
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
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畊。而。衣。吾。之。所。蠶。
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
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

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藝。藝。則。易。廢。聖。
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于。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
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晉。而。不。得。其。源。
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
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廢。者。易。
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
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

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
恠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
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
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湯而無禮者
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
人曰是純乎天枝耳。枝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
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樹一。吾
知其爲一而樹之也。樛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樛之
也。歸奇於枊。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
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
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
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于無窮也。

此論原承禮論之後真所謂曲說耳而工妙出人
意表雄逞無可致詰其幽明二語尤奇

一陰一陽之謂道論

蘇軾

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无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者，皆惑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

言文卷一 卷一 三ノ
水。水者。有。无。之。際。也。始。離。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言。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知。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

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爲。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爲。性。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盖。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性。於。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可。乎。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敢。聞。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有。聞。耶。有。聞。而。後。有。聲。耶。是。一。者。果。一。乎。果。二。乎。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

開口解人所難解。極空洞注射之妙。不復可以言

語文字間求之。

易逆數論

蘇軾

何為順。何為逆。曰。道德之變。如江河之日趨於下也。汨之末流。至於生著倚數。立卦生爻。而萬物之情備矣。聖以為立於其末。則不能識其全。而盡其變。是以泝而上之。及從其初。道者其所行也。德者其行而有成者也。理者道德之所以然。而義者所以然之說也。君子欲行道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說。則役於其名。而為之爾。夫苟役於其名。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說。則大小相害。前後相陵。而道德不和順矣。譬如以機發木偶。手舉

而足。發口動而鼻隨也。此豈若人之自用其身。動者自動。止者自止。曷嘗調之而後和。理之而後順哉。是以君子貴性與命也。欲至於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沂而上之。夫所以食者爲饑也。所以飲者爲渴也。豈自外入哉。人之於飲食。不待學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蓋去而察之。饑渴之所從出。豈不有未嘗饑渴者存乎。於是性可得而見也。有性者有見者。孰能一是二者。則至於是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旣得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

之門。所謂因貳以濟民行者也。故兼三才。設六位。以行於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虞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謂順。斷竹爲籥。竅而吹之。唱和往來之變。清濁緩急之節。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喤然而已。喤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古之作樂者。其必立於寂然者之中乎。是以自性命而言之。則以順爲往。以逆爲來。故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皆機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易逆數也。

子瞻易解窮盡人工夫巧二篇可得其概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于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

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其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

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于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而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

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是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詔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節。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誦也。又曰：聖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繫。繫者

開蔽

變化論

秦觀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闢陰以爲陽者有矣，闢陽以爲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爲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

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成。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爲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損。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損。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

言化者。則不可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于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旣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包羅經傳深解與理

古論玄著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論玄箸卷之二

書論

蘇軾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

古論玄著 卷二
豐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恠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

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唯其天下旣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徐而待之。而不倦。與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

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響。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

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歟。

氣脉沉雄極得事理

秦誓論

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已勝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恠。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

及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于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願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

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願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

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昭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侯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作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旣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痛徹。漢高帝卽位仍稱五年其功臣年表列侯俱得稱元年可見古人不以改元爲異至漢猶然

歐陽子遂破千古之惑

洪範論

廖 偁

箕子之叙洪範云。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偁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偁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

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犧而前，稱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啓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爲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繇有凶德於天下之達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卽謂天果秘之而不與之。天乃賜禹洪範九疇，卽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受，係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儒以爲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爲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恠矣。雖然欲成其爲天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如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爲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

明晰

詩序乖亂論

章俊卿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爲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談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旣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于子夏。妄者又直以爲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卽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

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爲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于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詩于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方諸侯于地，得其詩，故以爲名。二南之義，蓋出于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

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旣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

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于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爲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于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旣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旣曰召南之國。

被文王之化。兔置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處。麇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悅。無使龐吠之語。序于此。爲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人槩美。詩而亦有賴。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

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頃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爲黑于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于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爲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黍離而列之于此乎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

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之詩爲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其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爲之序，非不能爲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于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之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絺，夫滅國春秋屢書爲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爲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于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推勘極透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

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

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則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托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以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

古詩文卷二
卷二
一六
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

晉文陽爲尊周。而寔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知魯君之本。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願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沉着剴切每度一摺意一躍然

取郟大鼎於宋論

蘇軾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兼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后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

秋之法皆所以待后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王。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郟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郟。故書郟鼎。郟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后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郟。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讐楚也。鼎入宋。而為宋之魯。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郟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至於地之與

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勘事入徵

春秋日月褒貶之例論

呂大圭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

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葵丘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於內。而公在

外。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彊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

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

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

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過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蝻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

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

非聖人因以是而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蟊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

勞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禦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之爲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鷄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

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爲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畧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于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翬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瑕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可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強弱也。會於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

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爲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剔盡後儒穿鑿之病。文勢亦極磊落。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箏笙，所以養耳也；䟽房椽，黼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

禮論

荀卿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箏笙，所以養耳也；䟽房椽，黼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

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翠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韞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

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郊止

乎天子而杜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天所以別尊者事
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
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
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
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尚玄尊俎
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
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
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

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
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
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
麻絕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
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絃
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
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
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

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檀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

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

言文卷二
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鶩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袂。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荀子學主於禮。其精義微言。雄駿爾爾。楮少孫。櫛採支節。自不能盡。

禮論

蘇洵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

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于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宜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

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

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思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子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起坐立如此之勞。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以疏節論禮原不知禮然文勢縱橫快目

禮論

蘇軾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于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于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人入于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于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耻退讓之節，粹然

古詩文卷二
見于面而盎然發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于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嘗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偃倭拳曲。勞苦于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捭豚。簣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

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鬯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鬯。羨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于上古之說。巽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于其有以感

發天下之心哉。抑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于牀而食。于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

之視。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

古詩文卷二
有取焉耳。

醒快

禮以養人爲本論

蘇軾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
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
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
至過于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緣諸人情
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之所安而有節者舉
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
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
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

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于繁文而拘于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功。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于鄭氏王肅之學。紛紜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反禮廢而

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于仲舒。而至于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今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

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宜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語有深慨。比勘。譬諭。爽絕。

法象論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壯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

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情有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蕭蕭兔且施于中林，虞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

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灰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于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謹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謹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于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

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福之所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晉于碁局，陳靈被矢于戲言，閻邴造逆于相詬，子公生弑于嘗鼃，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媠，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湏臾忘也。湏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湏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湏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灾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邾犖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鷄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

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結綈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精詞邃理。自爲章局。似禮記文字。

樂論

馬端臨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謙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

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也。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士宇且陷於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夫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以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秬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

常聽之。法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抹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

知其說也。

詳傳

古論玄筭卷之二

古論玄著卷之三

正統論

蘇軾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

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知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

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

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恠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精悍有一段不可磨滅處

帝王所尚論

蘇轍

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為有生民以來，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班。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于中。然

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塹。啜土飴。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際。其精布于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世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醜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旣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恍

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虔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于是終祭于屋。漏祭于枋。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啗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饗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飪。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其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

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陵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爲法也。

精懇

伊尹放太甲論

陳越石

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重必當如是淺于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今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子臣之業何如又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

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如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泥。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于西。魏。成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泥。皆取伊。周以爲蒿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有旨哉。

玄論精思極闢世道

伊尹論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夫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敗夫敗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

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于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精義全自孟子其詞機爽盡亦似孟子

周公論

蘇轍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

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

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盡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并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

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後。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

不爲也。楚爲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狡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爲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旣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明辨

三監論

金履祥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踈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踈則誠踈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此畧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踈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

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于其國？假使管叔非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于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

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實嚟之，于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實藉之，于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叔之叛，意在得。

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

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中，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于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

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止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豈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殺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說三代者外紀吊詭。惟前編最爲雅馴。此論縱觀秦漢以來。遙騭周三監事。反覆抵掌。更甚恢奇。

魯用天子禮樂論

高 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殁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得乘大賂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于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

非禮。曾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于衰周，而欲求禮于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祀用王禮爲後，因言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祀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故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

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經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于魯。議者于謙默之道則可矣。于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敎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祭，是周公不得爲聖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

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于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于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于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于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于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鉅鬯圭璜以賜。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僭人。成康雖欲尊于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剗發更無遺剩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

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

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

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神氣激發末勢尤有破的歛羽之妙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文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而不貳。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乃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

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春。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無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繫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警策

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子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

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乎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此昌黎省試作也其冲妙精醇已是升堂學識

戰國養士論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厠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數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嘉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

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信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畊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亾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凌厲似秦漢間語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

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

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亾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劈頭精勁。用短勢明。絕明允爲。莽丹起此論。幾於賈生痛哭矣。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澹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成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囚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由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紛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推行史遷之意用旃婉盡

秦始皇本紀贊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上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虛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

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

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

終身不悟。亾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捫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

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

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

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

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疇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

長。挈。大。北。權。量。加。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巖。岫。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歿。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而。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

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雷。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

古論卷三
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罄，罄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

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師，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

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救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刑戮者，止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賈子書分過秦爲三。梁昭明選其一。其始末陡峻。詞旨雄傑。亦是千古一奇。讀此而意盡氣舒。如大海雄瀾。瀕洞播撼。如空中樓臺。層複變幻。始覺秦孝公以下原是中叙一節耳。賡書安列。卽治安策亦不得分二十一篇也。

秦始皇扶蘇論

蘇軾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亾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遺蒙殺。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亾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亾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恠。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于趙高。恭

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亾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處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思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

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

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成後世之果於殺者。

極雄健精勁

古論玄箸卷之三

古論玄箸卷之四

秦楚之際月表論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

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寸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英發俊偉爲贊論祖勝于今什等數千言

項籍論

蘇洵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重。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處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

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成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北垓下之成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成章

耶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成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亾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亾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麋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廢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劔門者可以不亾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開口敢爲大論所言皆事後成敗然談兵說勢見解極真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

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在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歸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饑流隸饑寒道此思有短褐之襲檐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成毒孽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玉莽然

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闔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塗樵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

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

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上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

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
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
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
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
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
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
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典雅沉雄。猶是西京氣脉。

高祖論

蘇洵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
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
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
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
帝嘗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
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
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
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

誰安邪。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獸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獸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獸於

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惡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巳。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

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大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直氣雄情越轉越勁其開闔排插出人意表

張辟強論

李德裕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后之情竒之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可謂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嚮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漢高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今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必危懼。必其時

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湓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沒。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于世。豈授其給說哉。嗟呼。與其圖之子難。豈若制之于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徂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贊皇持論多異義。殊思以簡盡勝。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徂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

古詩文集 卷四 三
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其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懼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煇

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于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

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議事任事人臣兩難晁大夫甘湛宗以憂國固任之矣自將一說取喻于禹更當令彼心折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在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策國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桓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資戰力至於翼扶者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縑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

地故勞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絀。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直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鄒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爵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徇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

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浚。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
爾

援證極徹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在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庶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佐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及周室

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遺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遺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厥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六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惟薄。不脩孝文。杜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槿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變政。之。荷外嫗。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離爲杜。六宮稱號。唯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掾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漕蠹自古雖主幼時
難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
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
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
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幄委
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
悠利浚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繼於圜
犴之下湮滅運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
終於陵夷大運淪亾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
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屈正號者
並列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
續西京外戚云爾

義嚴句傑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

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物。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幄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敏迹。

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莛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水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克。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削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

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疆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蹶。怨恟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信其然矣

談說如畫未慨尤深

兩漢辯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

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政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晡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辯。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款然用家人匹夫爲心。以身

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美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誡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及徇一息之安。普鼠畏懦。

竟使清河徙廢。蠹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
錮之獄。成闕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
化爲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
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
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
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
以遏亂源。若禍胎旣萌。則成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
斯輕。奈何禹廣以完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
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

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焰
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
昏墊。經百代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
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
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使
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
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
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
抗。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

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肆右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侃侃探本之論。可爲千秋殷鑑。

王克王符仲長統論

范曄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胥庭人。乖轂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况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沅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

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田崇儉。楚楚衣服。戒其窮奢。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未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宜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或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承。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深達古今非徒藻繪

魏武帝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宗廟焚燒，天子播越，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初平元年，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伸，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都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同時俱起，以討董卓為名，然包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矯制，結黨樹朋，觀釁待時，莫敢先犯，唯魏太祖有汴水之戰，孫討虜有陽人

之師矣。觀曹公明銳權畧，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遺悔，近古已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皆云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彧、郭嘉、邢顥、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歛風長威，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以顯至公，旌責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

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若乃獲魏種而宥之，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怨，光武之全朱鮪也，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行，惟材是求，惟力是視，縱夷齊、蒲路、顏閔並居，未暇存也。救弊則可，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智濟物，迹若容身，欲使蕩蕩玄波，涯而不竭，颼颼薰風，周徧草木，玄雲蔭而方雨，黃葉衰而木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清明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

繫其是賴一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學與道翱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已豈知群鷗不下衆雀遙驚者乎故陰謀未洩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獲所以帶藥揚彪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箸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闔外少自信之士良可耻也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

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讟况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間寶鼎之輕重欲使庶人有識宜心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畏聲讐匹夫念平素殺桓邵斃婁珪道路以目天下鉞口豈不惜哉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若言天道也則吾未知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

曰天厭漢德。海內分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控
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筭。何者爲先。君子曰。孫仲
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
原。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
之材。遠窺荆蠻。畏曹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
衰。國小人夷。風頽俗陋。山川險澁。異嶠函之奧。區江
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
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關胸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
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秦伯

文勢紆餘雄麗

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旌
者地廣。國大者兵彊。地旣由才。才寧可易也。

司馬懿論

唐太宗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以爲樂兢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王以天挺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

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其中。幡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力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實怯而未前。死虛疑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

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耻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唾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

古論玄著 卷四
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說將畧處尤慷慨

晉紀總論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

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椎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屈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爲衆。故至於咸

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間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閔伯實沈之郤。歲構

師尹無其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後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

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

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甕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得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土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趨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成悅其

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于家閭邪僻銷於胃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與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卽有郃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郃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大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熊猶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

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在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綿纏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

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机之稱。標上

古論本義 卷四 三十一
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誦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曰。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

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

克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覺。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害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旣

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

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風雲拔藻江海爲觀。未推識緯漢時遺惑。然亦是文瀾不盡。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

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用於。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

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能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今。

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綿亘警輾饒有變化

古論玄箸卷之四

古論玄箸卷之五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統明所受。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紂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秦。杜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于漢。晉得于魏。史冊旣載。彰明可知。百王旣通行。萬代無異辭。

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晉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爲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于地。杞用夷禮。杞卽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民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

繫于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霍此中夏。斬伐之地。鷄犬無餘。驅士女爲肉隴。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而天下之人。必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于言。况

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于南。元閏于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英爽

宋略總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得雋。竒迹多于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于晉宣。懷荒伐叛之勞。夷邊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跂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羗胡畏威。交爲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關頭霸上。

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有之也。於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葉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總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傅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椽椽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于民。

譽。或得之于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威效。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湔混。阿黨容縱。莫不驅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國不爲陋。民勤征戍。而下無怨讟。品令宥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無不附。屬爲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劍閣。北劃黃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天子負屨務懷以德。燕代爲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顧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而盥泚弗興。卽年厭世。營陽王

狎于弗訓以敗輿。太祖寬肅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
昆來應寶命。沉明內斷不欲。政由宰氏。克滅權逼。不
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
宣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鮮陷刑
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幸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
幸。簫鼓聽聞。百姓扶携老幼。想望儀形。愛之孜孜。如
日不足。初徐傳伏誅。繼求內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
城欲之而弗違。王華殺景仁以忠。允熙帝載謝弘微。
王曇首以沉密贊樞機。江湛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

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清貴則
王舊。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鉅才。儒雅則
裴荀。何傳。檀師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袁粲蔡子度。
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藩翰帝弟帝子。則江
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
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哲以流譽。十三四年為多
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于國都。四學
開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東帛讌語以勸
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淑慎規矩。斐然向方。

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于鄉閭。公宮非儼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踰闕。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期。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裴爰整。則西踐仇池。良駒巨象。克塞外廐。竒琛瓌貨。下逮百僚。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諷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強。周韓歲擾。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蹂。強劫百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航

淮浦。設穹廬于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予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鬪。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高會。于是起盡戶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艫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旣嚴。胡兵亦息。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犇之。師橐弓暴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寃耻。身當歷數。正位天

居聰明絢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奸君人之畧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袁凱袁粲禦武名將則沈慶之柳元景宗敞之或潔清以秀雅或號果以板類因以軌道廓之中方如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卽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王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薦興邊鄙感

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議其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于二載太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深近之道同歸冲人之釁如一然宋祚未絕于永光更以宗王之見窘水德遂亾于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羣公從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于是蔚炳胥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亾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闔豎其後百有餘歲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代脆促若此

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荒者難爲慮。因事者易爲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斯會。實啓英雄。而况太宗爲之驅除。先顛其本。本根旣感。枝葉遂摧。斯則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將亾。殷辛夏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降。虐過于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租當路。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修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壤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亾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時代。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

備南宋一朝之事。其論逆取揖讓。亦是名言。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早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傳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敷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

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俗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士，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訖，所風漸厲。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以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後愚。虛飾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後賤，士庶之科較益。辨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地

闡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輜。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

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權倖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
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
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
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真懇可鑑千秋

宋書索虜傳論 元魏

沈約

久矣。匈奴之與中國並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
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
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
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漸著。密爾幾封。窺候
壘場。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雖
喪。五湖逶襲。剪覆諸華。及涉珪以鉄馬。長驅席卷。趙
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
苞括宇宙爲念。逮於懸旗清洛。引馬長涇。北狄矟銳。

銚鋒閉重嶮而自固於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蒙冕委蛇輶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壹營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克而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捐舟巨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擄遂感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齊命相屬青徐充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未以來並

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韃。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伐。篡僞彌煽。凶威英圍。武畧事駕。前古雖昌。垣之鷙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槍。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群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嗚

高天踏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鷄赴時，銜泥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畧，損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逮

秦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於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寇，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枘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氍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途而彼騎也。因

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此南史斥元魏為素虜耳。而說盡南北分裂景事。令人慘然。

梁總論

魏徵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民凶肆。雷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寃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德而稱矣。既懸白旗之誓。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罇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

古詩五卷
卷五
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憲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

而動。懷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卽讐。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紛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滛麗。義罕文疏。而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

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善，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忿奔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盼以就，或因式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太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讐。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句法瑋麗纖華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爲二國、永熙西道、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旣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于唐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竝纒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者、舊載于史、策通人雅育、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

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雖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光。牝鷄司旦。爾朱榮乘釁內。鼻滔天。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畧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拔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魚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灾。震逼爲梗。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維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

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壞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灾。蟻聚彭汴。于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後。兇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具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覽臨。如風掃籙。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

居禍生非慮。七首竊發。爾其夷凶剪暴。剛斷英時。天崩地折。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燹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有如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于五祀。黃初太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延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爲長夜之飲。散

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剝剔。躬運矛鋌。寵狎佞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爲戮。並直言竊歎。斃于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于僭僞。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回。學無不縱。才靡

不通。裴樂謝其清古。應劉媿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奏。千端萬緒。今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疑滯。虛襟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已有之。知調有餘。尤善當世。譖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爲。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蹙于群孽。諸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竝進。楊公慮有危機。引

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沉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滯縱。不遜聲色。不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

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暮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爲水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爲參將。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爲。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配長城。後

遇赦得還。武成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盼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畧不休停。就令暫出。便追騎相尋。上開作威作福。畧無顧憚。恩寵勢望。燠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火豕。甲第當衢。侔機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流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素士。畧不言交。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

退定于俄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罷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羣官靡不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于此矣河清之末長彗爲災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禪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竝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卽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睿明德茂親總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

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馮鄧士開禮于踈行長粲爲其謀主遂使密戚賈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竝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晉子琮以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羣梁董之慶不足斯比

言
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于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鞬繼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疋。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爲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聰。慶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弟姪。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阜隸。本是鞬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回天。愚薄之倫。折枝砥滄。輕者進貨。

賂甚者。緒婚媼。朝廷混然。無復廉耻。清貞守道。更被唾恠。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內叅。年少闖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爲歲。其反道違常。速亾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媪。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諮譟。罕聞調護之客。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鸞走狗蕩。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

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儼存
各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以俟
勅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徐入將有降心士無鬪志
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虎之銳斂氣重足
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
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
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爲周有不亦哀哉
暴主倚良相官婢執朝權皆古今異事此論可謂
善張皇善發揮最有資於制舉業

隋高祖論

朱敬則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譚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
有魏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
指河水遂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啓霸國也况體貌奇
持儀表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
察憚以非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是
以稱劉季之靈惟者不謀同詞說中興之應識者往
往偶語屬周世多故禍難薦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
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

之言。杜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掃。拱揖而朝。群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燭光漢魏之大名。于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菴。教人七年。亦可以卽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目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

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魄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旣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豈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秋露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盡。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况復盡力于人。厲精

爲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烟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誠。玄闕丹微。烟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無爲。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旣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鷄司晨。讒人罔極。剖符罕山河之誓。同盟多剪除之悲。恩不終于有功。罰每深于無罪。啓闕墻之兆。借實沉之兵。楊素決其波。張衡注其隙。柳遠草制。房陵尚遙。穆子授戈。豎牛仍在。禍非天降。釁是人謀。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讖。又時好旣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僞言。卽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韶順旨。袁克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于孟津。六王至于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携手適寒牛馬。內向群盜。外奔宗社。又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礫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

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瑤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沐我皇澤。照我帝眷。聖人圓域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情志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羶胡是羯。牧馬驅羊。子女殘于淫昏。文物盡于鋒鏑。猶得厭六馬。駕四麟。然連理之材。莫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斯。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為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者屬吏。隋平

建業。德俊者獲愆。豈爭名于朝。事必須此。將廉耻道。盡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乘風。賀若先戰。苟有大利。何簡細瑕。方知責兵士之汗宮闈。徵軍司之隱玉帛。豈不陋乎。始范燮後入。孟側不前。郗克有詞。馮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焉取斯。豈與夫自伐無慚。奮髯直出而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白雲之鬱。慶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以遠近隔心。千載一時。其來

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漢之後，聲名可尋。若乃
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政待股肱。但清濟之
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固知。旣因論
討之餘，願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人無迹。
張子房玄機孤映，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優
游淡泊，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彧，賈
翊荀攸，劉曄郭嘉，田豐祖授，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
之菁英，帷幄之至妙。中權合變，因敗爲功。爰自秦漢，
訖于周隋。蘭菊相薰，惟有此矣。如蕭何之鎮靜關中，

寇恂之安輯河內，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弘之經理
瑯琊，景畧之弼諧永固，劉穆之衆務必舉，楊遵彥百
度惟貞，蘇綽并濟艱難，高頴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
運或長短，咸是股肱之材，悉爲忠烈之士。若乃威以
靜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兵境上，千里
無塵，內外兼材，惟孔明景畧也。故崔浩云：王猛是苻
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小
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體行綺靡詞多韶令

隋煬帝論

朱敬則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
所鍾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
之仁孝况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維翰說
其貌屬青宮失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衣
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談止七子之
客但奸心未露僞迹斯窮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
兕虎爲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道于大漸之晨蒸淫
于易簣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之慢遊于時隋

古詩文卷五
德在人羣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之精強。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乃自以土廣三代。威振百蠻。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奸。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盡于穿築。杼軸空于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

解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選妖麗。恣朋淫。嘉羣姬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軌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斷絕。更乃逆取五年之課。以克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此時也。小人方興。羣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村閭。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盡爲鬪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塹。以長淮為地險。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閭樂。

入于廡前何不告我昔為天下之重今為一夫所輕
 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
 龍失雲漁夫足得為害鯨鯢出外螻蟻可以為災忽
 乃棄峭函之與區違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諫
 者受刑豈不色醉其心天奪其鑿竄吳夷以避其地
 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
 之心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所燒小人之性必須所害
 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疵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詞足
 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困而不恤政

荒而不脩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然如春風養草木
 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且者無才畧不能
 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眾成事進退維谷無處
 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生而自解觀史策過錄
 興亡開後者多是愛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暗
 主豈肯遠之復何言哉

機行自伍被諫淮南來而加之豔藻

隋書曰循吏論

魏徵

古之善於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宗之牧冀州。文翁之爲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道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芳聲不絕。夫何爲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

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靖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畧，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疆於剝割，絕萬姓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卽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欲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况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

懇切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旣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

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

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

言論考卷五
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評古今兵制最核

書許中丞傳後論

韓愈

李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之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惴之遠見救援。

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死
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
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
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
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
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
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
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
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

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
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
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饑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
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
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
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
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
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功也

慷慨勁烈所以表揚忠魄

戰論

杜牧之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鐵。鉞。鈍。含。忍。混。貸。煦。育。逆。
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美。周。思。以。爲。宿。謀。
方。且。嵬。岸。抑。揚。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
知。乎。其。俟。蹇。顛。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
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爲。寇。伺。吾。人。顛。
頓。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
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爲。後。世。子。
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強。之。徒。吾。以。良。將。

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畫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

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効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人生。油然而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支指。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大有英氣。幽盡藩鎮利害。

李訓論

劉 胸

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哲王率由茲道而遂能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獨勝。蓋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憲皇帝端冕深幃。憤其私養。欲鏟宮居之弊。載澄刑政之原。當體一代正人。訪先朝者德。修文教而厚風俗。設武備以服要荒。區區宦者獨能悖化哉。故豎刁易牙不廢。齊桓之伯。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亞夫之賢。屬之以大政。故也。而昭憲忽君人之大體。

古詩本義 卷五
惑纖狡之庸孺雖終日橫連經篇屬思俱得好文之
譽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徂詐百端陰險萬狀背
守澄而勸醜出鄭注以擅權抵如盡隕四星兼權八
校小人卽又難知但慮爲蚤虱而採溪蓀翻獲螟蛉
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黃門兵交青
瑣苟無藩后之勢黃屋危哉涯餽綽有士風晚爲利
喪致身鬼蜮之伍何逃瞰室之災非天之不仁自失
道也

痛切

前蜀王建世家論

歐陽修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
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
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
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
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
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
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
其見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

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朝。見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

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恠之言。鳳凰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于卜筮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

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彼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蜀人之爲此。亦魚腹狐鳴之意耳。借此反勸。足解千古通蔽。

桑維翰論

陳亮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于前。不得已而爲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爲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于見聞而爲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躬業。而資爲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爲

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爲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芟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害于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懾。合罷敝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于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况太原之衆乎。

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羣盜蠢起。幾見感于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憚。因思漢之民。運籌畧。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况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于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爲。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

爲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爲，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爲之先驅也。潞王以百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爲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其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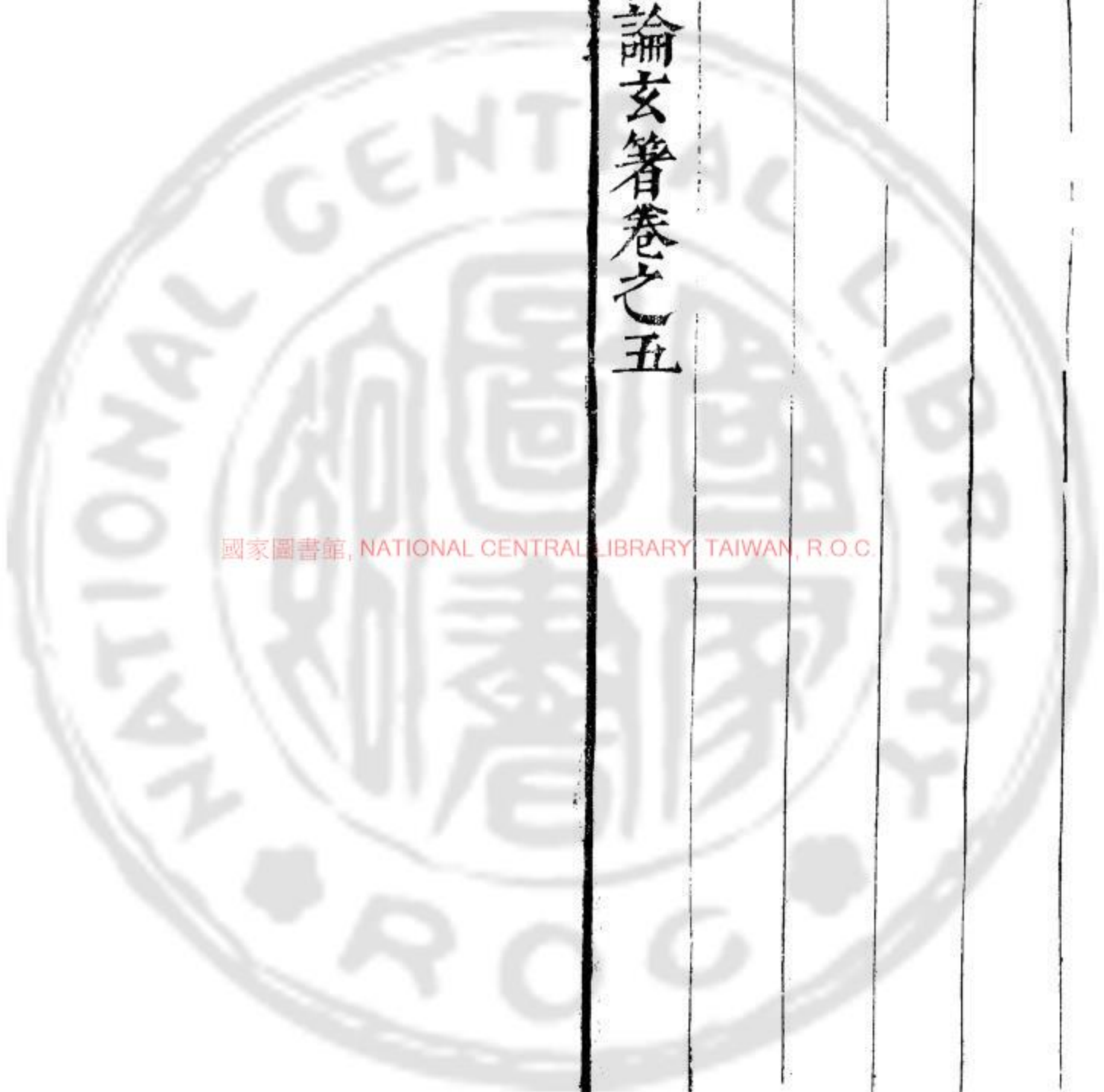
形勢，檄諸鎮爲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爲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于有功，求其爲援，使之得騁志于中州，彼其樂中州之

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蹙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大狼之毒。至於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于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于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為之哉。由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陳全甫自負英雄深懷孤憤讀此為之凜然

古論玄箸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論玄箸卷之六

君道論

亢倉楚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
櫻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
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
以寡生。削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
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
國鬱者。主惠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臣
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君耕后飢。蚕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奪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

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王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鸚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鸚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竒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聃聽。而眎之。正爲君子明者。聃而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亂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

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自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執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虜。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奪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虜。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黷寇。奪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吏黷寇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塞。畏代主豈不知哉。

燹鼎色澤既蒼且貴

爲君難論

歐陽修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納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

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問于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物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何如。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

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醒發

大臣論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怒，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且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馬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惟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逼。如此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古詩集卷六
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出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可以爲大臣矣。

有慨之言。洞晰深鷲。

權臣重臣論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

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不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

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

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所謂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消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亦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

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亦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

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爲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偉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意原出韓非子其言更醇白典切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富貴。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

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况其下

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未立見。故未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未見馬之在厩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腰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

古詩文集 卷六
之修斡。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鷲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彊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朴。則無以異朽槁之槌。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築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强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

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辦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

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介甫有意事功。引用少年。故用人只以事功論。而語極深到。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天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賢師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

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于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戊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由。於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

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亾。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亾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亾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侍孔子曰。若季孟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疆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爲漢擒夫駕車者旣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竝驅而前不可得也菑田者旣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主生而

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旣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竝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悟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

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肯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以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脩乎道之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

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于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患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

古論五卷 卷六
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諸侯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

昔齊桓公得管仲、三熏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其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

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超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畧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向使四君知之不明。用

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監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饑于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畧。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于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旣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絕緣。桓公知水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

古論玄著 卷六
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讀司馬公通鑑如涉五嶽而俯中原可以知公相業吾於此文亦云

近名論

范仲淹

孝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之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德壽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以邀文王夷齊饑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卽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

也。又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爲邪？臣請辨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百姓本思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及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王法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知此理者，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希文真士而誘人以名，深心隱隱言外。

諫論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願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願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

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歎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

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咲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

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其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蓋深思絕調。只一術字。翻一篇文字。警懇不減。戰國策

政論

崔寔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玉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支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率。古。不。達。

權制。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務名如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德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

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執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

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戾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鞞。鞞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

當劓者笞二百，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雖有激之言，極能破沈古之陋。

崇厚論

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義。非憚禮也。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

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誠其兒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改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相尚以誹謗。謂之藏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

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核愚。富不振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見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字。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和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旣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

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
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
聖之崇。則嘉楚言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
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
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刻之德。
播不滅之聲。乃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
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
哉。

醇美

崇讓論

劉寔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
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
明賢也。豈賤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
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
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
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惟能讓賢之風。從此
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
士也。惟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

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
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
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
爲而化者其舜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
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
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
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
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
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

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於勝已者。夫推
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
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
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
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
之謗已。况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
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亦
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
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

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行。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儕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分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

寡。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

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

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是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

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踈。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於已斯。不讓之人。憂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

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不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

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差。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

下皆讓。樂厲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盖世之功。莫大於此。

實在可以經世而曲折蜿蜒有神

公謙論

王坦之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成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躡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隆。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益。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

於矯代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謙而廢公則自伐者忌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寔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

進一步說此品最貴

必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貴忠論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悞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

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謗譏于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常病傷于飽。

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迺有什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美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紫卯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

百論五卷
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潛夫論固亂世之志也。而淡然有出世之味。

辨奸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

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又。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才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筵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王介甫方盛名嚮用。惟明允先知之。此論著明深

切炯洞千古張益公所以特識於表也

古論玄箒卷之六

古論玄箸卷之七

理亂論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益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對對皆。匈詈腹詛。

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旣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十。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

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亾人物。彊浸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亾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

道當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有生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株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賤，周於四方，化居積貯，滿於城都，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綺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謀者，則得之；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踞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

時。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亾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

亾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沉郁痛切。別有意致。

汜論

劉安

古者有。鑿而。繕。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虞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蠶。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枋。作水也。綫。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

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楸。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枲。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鋤。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靽。蹻。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也。而。作。爲。之。樣。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

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必。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用。槨。周。人。墻。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

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王於中而以知槩護之。所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

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世衰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放尊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

言言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
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之事
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
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
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
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屨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
謂能武矣武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
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

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
况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
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
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
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
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
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
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
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麗

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縶策。馭悍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幟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餉。古之伐國。

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

古論玄著 卷廿
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

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大剛則折。大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

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惟繩乎。故思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

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潛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無術以御之。

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倍相反，君臣上下，夫嬾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

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鏡，以爲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

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故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與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

古詩文集 卷十
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覲龍鱗而知文。窺豹斑而得武。此論辨若炙轂捷。若發機橫古。從今映發無盡。會心溢趣。境遠愈奇。斯爲字挾風霜矣。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

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殺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

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巨三千人。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速。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善叙事理。若此。若密。亦濃典切而鬆揚。奇警而夷雅。盡文之妙矣。

續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踈。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

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政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能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

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急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

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昔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若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叅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

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禍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發歐陽子之未發。旨高致遠。婉轉籌策。足徵經世實際。

制度論

荀悅

先王立政。以制爲本。三正五行。服色數曆。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彊理品類。辯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爲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本傳曰先王之制自

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于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于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羅網不布于野澤。鷹隼未擊。罽弋不施于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蘖。田不伐禾。豚魚麇印。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

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其流至于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于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于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爲王公。劫奪成家者。爲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餼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䟽飲水。俱爲編

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宄，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饑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子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爲天下立制度之謂也。

有慨其言，疊疊鑿鑿，全得之。班史貨殖傳。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
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存諸侯
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
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存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
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

連師。有方伯連師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
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
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
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
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
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
挾中興復古之德。淮南征比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
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
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

弘者有之。天下垂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倍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後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乎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

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禁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

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戍。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

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怨。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

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手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

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

古論卷一
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議論懸天而下，指掌千古奇思，傑句變現百出，洞目悚心。是柳子厚極得意文字。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秦既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晉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爲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篡

弑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爲二氏以反理之評。詭道之辯。而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爲非耶。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爲是耶。則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之

難行久矣。蓋其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天子巡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于王畧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臯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羽于而格。則是亦不戰而屈之也。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土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

度以奉其上而不勤征討也。審矣。又安得如邠氏所謂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心。有以服之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禹而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爵之。堯舜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禪之。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國

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強。其勢足以爲亂。而莫不帖服于其下。如臂指相使。以爲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建所以無弊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未容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故封建之弊。始于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啟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

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征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啟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卽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辭。有不恭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釋脅從之命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弊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

謂也。夫有扈羲和之罪。王政所必討。而比之猾夏。則有間矣。舜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啓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怠慢。沈湎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強。非文誥禁令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兵甲而擅用之。幸而遇賢聖之君。德足以懷。而威足以制。則猶可攝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判之。至於周列五等。邦羣后。雖曰親賢竝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

於天下。封建之法益詳。經制益密。而示人益褊矣。是以夏商有國數百年。苟未至於桀紂之暴。猶足以制宇內。而朝諸侯。而周數傳而後。卽有未大不掉之憂。故景王之責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王室。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囚以蔽之。而李斯之說。亦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也。然則其效可觀矣。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子。

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爲奪攘矯虔。則爲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挺與刃。嚴其檢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爲良法也。而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刃靡四起矣。或曰。禹之傳子。可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也。而子顧安議其私天下。而以爲劣於唐虞。何哉。曰。

世之。不古久矣。聖人不能違時。不容復以上古之法治之也。而世固不能知聖人之心也。記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殷周豈果劣於虞夏乎。而或畔或疑於誓會者。以時人之不皆聖人也。禮運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而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以爲大同。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繼之以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以爲小東。然則官天下與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治效之優劣。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矣。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而孟子累數百言辯之。以爲皆天也。然則知禹之傳子。非私者。千載而下一孟子而已。豈可復望之當時諸侯乎。世本稱有扈氏以堯舜傳賢而禹傳戲。故戲立而不服。遂征之。然則非愚之臆說也。

洞貫古今。卓有實見。其詞氣。暗肝震盪。愜情盡意。真可拓萬古之心。習矣。

職官論

馬端臨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益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枝事上者。則自安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畧。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縉紳伍。而官之清濁始

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趨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公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

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以待問。荷戈以前驅。後世人材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分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

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矣。

簡核

學校論

馬端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唯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

古論玄著 卷一
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鉤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徑捷。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始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精詳

儒林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雖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

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馬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

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
共定者。咸爲選晉。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
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
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
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
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
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韓固
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

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總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
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
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晉善自京師
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
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
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
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
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
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

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
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
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
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
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
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
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
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

古論玄著 卷一
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
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子長善叙事。其褒貶微意隱隱言表。

兵論

馬端臨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
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
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
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
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
調法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
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

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謂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適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伍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謂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皆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

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

洞識古今大有關係

兵術論

劉勰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鉞。兵遂興矣。黃帝戰於涿鹿。顓頊爭於不周。堯戰涓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使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

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
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
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
鉞，受命既已，則說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
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
於前，無顧於後，以全軍為重，以智謀為先。故將者必
明天時，辯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土練之情，洞五
行之趣，聽八風之動，聖五雲之儀，辨陰陽者，識七舍
之形，別九地之勢，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

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
信以約，東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鎮眾，賞以勸功，
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
以其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
單之策，曼沙塞水，韓信之權，拽柴揚塵，樂枝之譎，舒
車豕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功，用奇出於不
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眾擊寡，以明攻
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
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

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闕鑰過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環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將也，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麗月形不一。

光不同也。虎兇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難而不懼，履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醪醪汪流，軍士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

古論玄著
人競趨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豐旨蔚詞

游俠傳論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古詩五卷 卷十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賤王。跣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又孤

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如閭巷

古論五卷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
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
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
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
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
役貧。豪暴。欺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
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
類。而共笑之也。

沉鬱頓挫。毓銜閃爍。令人且快且駭。神采不定。

貨殖傳論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
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
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
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
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
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纁旄玉石。山

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璠、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

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繯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根天因地聚人立教義最微遠而寓之憤激縱橫百變其言夷狄編戶千金不死之云特露本旨

守在四夷論

牛僧儒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蓋王帝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

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使非道昌。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鞀。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而思受也。聽鞀鼓。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懵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讐也。相見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

得相益。則和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愛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鑠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是佞倖

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爲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爲大戎所滅。僧孺以爲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僞烽。嗷嗷天下。空於杼柚。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爲窺覷。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中國。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之闕。

作鑑痛切發攻守二字甚奇

匈奴論

班固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

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

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廓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啜哺，胡馬不窺于長城。

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簡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

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

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窟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

勢異也。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

古論玄箸 卷十
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詳數漢事始終以和親爲不可卓識瑋詞極其工
妙

古論玄箸卷之七

古論玄箸卷之八

原道論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于漢。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

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

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
夭死。爲之塋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
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
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
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
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析衡而
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
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
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
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

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

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取財綦正以純，立局綦大以遠，其開合伸縮絲毫，不走一孕之，以元氣讀不欲盡，亦竟讀不能盡，史稱與舒宏深表裡，孟子知言哉。

天爵論

柳宗元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于其躬倬爲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爲貴也剛健之氣鍾于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于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于人也爲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鑑照而無隱眈眈于獨見淵淵于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恒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

古詩集卷之八
不必言道德仁義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于人。猶陰陽之于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克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其奪。則庸夫

矣。授之于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于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于所及焉。或曰。子之所謂天付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枯志明二語甚玄奧。據會甚精確。有此深心。方讀古人書。有進步。屢錄此。不獨以詞奇也。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耻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耻者不從枉也。世人之耻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手。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

已論五者
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
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
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爲立乎又
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
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
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
義果存乎使管仲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
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明勁

兄弟論

常思志

余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懃
懃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爲人而世人云陸機
兄弟同居以之爲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將恐
悠悠千載不無此感敢托之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
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
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
故使判合爲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
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爲習禮伯仲

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爲君子。事不師古。蒙竊惑焉。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如君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矣。獨不聞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枝幹相扶。所以罩青雲而立。此則相湏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千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勢椽桷。分離遂與沙麓。俱崩坳塘。共泯。此則相

湏之道。垂也。是知同德者易爲功。離心者難爲力。在物猶爾。而况人乎。然不善莫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道。故牝鷄晨鳴。三賢孥戮。闕雅樂得。十亂同心。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靈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鶴鶴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爲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爲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

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閱牆不妨於禦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怨洛而歌。彎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朋。從容永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忘離別之聲。三荆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覲面目。析枝分骨。如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義。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嘯相感。髮彼雨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爲同穴之親。斯亦未爲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托六尺之孤。况有棄姓無常。

拂衣再醮。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自非道譖移天。德均惟鵲。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鼐。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燕燕之悲。角弓匪駢駢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歛迹。井蛙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

門圭寶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濶白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怡揚名以顯高視風俗長揖縉紳斯又足爲樂也而無賴之徒棄彼天倫乘藉地勢錫圭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勾撫劔黃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闢虵鬪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若里閭

之人繩樞之子。槁息不過於蓬華。咀嚼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薑介。側目切齒。遂使叢爾箕箒。蠢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爲行路之人。兄弟無陟崗之望。痛矣悲矣。何言情矣。宮之奇唇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冶斷臂之言。足爲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夫顛。

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連。貔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蹋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待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水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爲之迴車。言談者爲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之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強。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宋萬樹輿。慶忌參乘。勅弓飲石。長劍挂頭。冠鷄佩玃。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趨九折。跨三危。浮呂梁。

赴蒼海。五尺童子知其必凶。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穆。周流九達。容可危乎。近者劉荊州之意氣。袁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揚。鞭笞河朔。猛將厲於鷓鴣。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懼人靈。熏灼宇宙者。旣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痍寔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共往。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睦於曹公。尚無盱食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則惑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魯衛爲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之咏。洋洋盈耳。卜代

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玉食。不如夷齊之
餓死。君頹之萬乘。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
兄弟。綽有餘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善哉言也。吾無
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等之於
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覩宮牆之家室。固未可與
適道者也。若以骨肉遠。而爲踈。卽手足無腹心之用。
判合近。而爲重。卽衣衾爲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
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伴。兄弟固亦
明矣。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

者何。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願
聞也。且余弟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
以罔極。零丁齡。亂霜露。摧心契。潤九夷。更相爲命。常
恐黃耳蕭條。白駒超忽。雖復飲啄相依。光華未著。踟
天踏地。每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於是客赧然
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今子大夫幸而見覩。博
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
焉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
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緗素。垂令範於黎

論語集注 卷八 八 五
昨橫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於死生而無慮者其惟
兄弟乎。

根極摯情抽造綺語感發之深何必減於六義

君子論

李德裕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
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
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
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
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
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
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
園林鴻鵠雖不爲人常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

不拘小節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貳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祖曰。君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漢。比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爲上官體。寔爲正人之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背魏無知所

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贊皇之論俱有慨而發。然別有一種新特。

原毀論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

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竟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其良士。其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

古論玄纂 卷八
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摹寫世俗之情。憑虛擷微。格法既奇。置論復快。最未始露一毀字。情景畢出。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于墳簞。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盃。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久。絡繹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古論五卷 卷八 九
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叙粵謨訓極直切絕交遊
比黔晉以鷹鷂媿人靈于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聽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變響
張羅沮澤不覩鴻鷹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
驤蟻屈從道汗隆日月聯壁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電
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
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騷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廢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
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
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
雨呼噏下霜霏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靡不
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
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貨巨程羅。山檀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閤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未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颺沓鱗萃。分雁鶩之稻梁。
霑玉瑩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
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
有道人論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晉紳羨其登楹。加以
斂頤臧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
叙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洗出其
顛。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

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
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
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
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誣張王撫翼於陳。相
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鶩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
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
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鎰。銖續微剽。撇雖共工之克。應陸機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打枝。猷持金管。不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尋其誠。故前蓋所游心。非夷惠之室。包苴所人。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慮而寡成。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者。其同其殊。故桓譚譬之於蘭。蘭林回論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

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未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際。未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因易樵。讐訟所聚。二釁也。名臣鬻餐。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母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

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請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厲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

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斷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塵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窮情極態。峽倒川流。

原古論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嗚呼！師之勢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

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爲衣。豈不美哉。而爲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獫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爲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爲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

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爲不先爲之中邪。不又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止。則亂極也。

古語五卷
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蠲欲，不已則欲盡則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無窮，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撫之至近，卽之絕遠，一轉一入，非復人間境地。

史論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釋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掾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䟽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

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惟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望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

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

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

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

古詩文卷八
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彊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古人讀史刻畫至此。其詞雄質蒼鬱。亦復不下司

馬子長

載文論

劉知幾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以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

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音。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孤來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繆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

槩。何者。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候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

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魯葵壘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

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儻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括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察。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

都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此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壁。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躬自起居。成於國史。

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則。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指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樵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師。

王和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同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文者。可不務乎。

曲盡文章流弊足稱千古快談

標志論

劉知幾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據理成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者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皆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屍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利。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展象。旣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語言各異。大漢輪軒之使。譯導而

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其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人成事。其日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馬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蹯。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執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謂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

爲國使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派。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錡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識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

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銷於姬后。故漢得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奏。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

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文。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美畧。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者。擇其善而行之。

雄藻鮮華。有裨史志。

文論

顧况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赦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于君。

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夏商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閔

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於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於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賸鬼神。明者賸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其境特殊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璋、東平劉禎、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騁于千里，仰齊足

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祭之匹也。如祭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常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寸璧而重

行論
卷八
名理類
三

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典論刻立。踈胎火浣。然建安盛藻。讀此兼盡斟酌。敷揚真是聲金。賄玉中情隱隱。則漢文實過賈生。餘妬乎。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

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

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

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田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楮。

盡洩六朝文章秘密

藝紀論

徐幹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夫藝者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癭。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

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也。地之有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蓋乎王

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賈王之山。士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

羽籥擊鍾磬。升降趨翔。屈申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唐。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古韻流和素心堪賞

去佛齋論

李翱

佛法之染流于中國也。六百餘年始於漢。漫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代。尊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戎狄之術行於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於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爲是而欲糾之以禮者邪。是宜合于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邪。則楊氏之儀據千古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

既論之而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冠莊周言之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爲法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不可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

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况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邪。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克。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於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

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䟽濟洛。遵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爲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爲聖人。功攘大禍。立爲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之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爲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

變乎。諸華禍之大者也。其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况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意含激烈氣。發和平曲折婉妙。兼有韓柳韻致。

齊物論

莊周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號而獨不聞之。參。參。流乎山林之畏。偉。佳。萃。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

雞似圈似日似注者似汚者激者諂孝者叱者吸者
叫者諫者突杳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
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
構日以心鬪縵瞞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
不可使復之也其厭壓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聶姚佚啓態
樂出虛蒸成茵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
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
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
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
六藏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
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述

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必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後。後而不見其成功。蕭渥然。疲後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

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鰕。却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

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
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
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
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
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
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
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

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蓬。庭。與。楹。厲。與。
西。施。恢。愧。詭。憍。決。恠。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
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
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
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
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
公。賦。芋。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
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

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

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骨筴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

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

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嘽。謙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因利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脢。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濕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疽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編騙

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鱓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

言論五集 卷八
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爰余嘗爲女妄言之。女亦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吻合。置其滑湣昏以隸相尊。衆人後後。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余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

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余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

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爲物化。

意非思得實不離於人情文非法構乃自成其繩
墨如浮雲無質任意丹青若溟海無津隨勢浩瀚
此子休獨有千古非深解此者不足以讀天下書
論天下事也

養生論

嵇康

世或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
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
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
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
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道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
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
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
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

饑夜分而坐。則低述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蠶處頭而黑。麋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

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
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
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
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
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
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
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
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勑。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

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
也。至於措身失理。亾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
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
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
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
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
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
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
而已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

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賦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賅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

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別有神理不在文字雄俊絕類孔北海

醉者墜車論

李元卓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是以外死生而忘驚懼。况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愛。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覩。

古論玄著 卷八
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八。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眄。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後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

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彼讐者不折。鑊。又次之以伎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

也。故墜者不傷，譬者不折，飄者不然。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况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况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辭意酷類子瞻濁醪賦其理之懸解不可口角思議得也

象罔得玄珠論

李元卓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况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况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僞，遂逐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耶？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知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

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卽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為知迷；卽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為見礙。卽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為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反其真，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咸為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為非，而象罔之得為是也。故雖黃帝特異之。

思微語朗，可解理結。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古論玄著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